宋會要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

皇祐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命觀文殿學士丁度知制誥稽穎李絢直龍圖閣王洙就秘閣考試制科度等上吳奎論六首損益帯建之吉孰先教詩以六德為本三有俊克即俊因神以明道輯定壽楊率人不忍欺優劣聖人文質論八月二十日上封者言伏見國家每設制科以收賢材中選之後多至大用以此知不獨取於刀筆蓋將觀其器能也舊制秘閣先試六論合格者然後御試策一道先論者蓋欲探其博學後策者又欲觀其才用近來御前所試策題其中

不字疑誤

多問典籍名數及細碎經義乃是又重欲探其博學竟不能不觀其才用豈朝廷求賢之意耶欲乞將來御試策題中止令問事關治亂體繫安危用之則明昌捨之則微弱往古之已試當今之可行者十餘條限三千字已上成所對人若文理優長識慮深遠其言真可行於世其論果有補于時者即為優等若是文意平常例無可采者即為末等量與恩澤所有名數及細碎經義更不詳問如此則不為空言可得實效詔撰策題官先問治亂安危大體其餘所問經史名數自依舊制　十四日帝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制策曰朕祇畏天明以臨萬寓陟降在上日監在茲至

於禮樂政教刑辟威獄罔弗是憲以起大治故親策俊良及此而六宜謂得人之盛無媿古先且欲詢變化之道而知神之所為求述作之原而察聖明之所本燭理於昧圖安於安子大夫窮天人之端識治亂之兆其恭聽朕命著之數言書曰在知人在安民能哲而惠惟帝其難朕惟取群材以班庶職而才有未敘職有未修何也愛育兆民若視赤子賦不加重而人已匱役不奪時而衆已困衰薄益厚貧富不均何也記曰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朕勅天之秩寅庸五禮因民之和考正大樂未有靈泉象物之感何也慎令詳刑允於出納無有師保如承祭祀尚乖有恥且格之應何也向

若大河決溢水不順道較財傷力將議堙補而年穀不登人用流轉軍師屯防無事而厚費不給姦宄盜寇有時而竊發弗禁求之彝倫其咎安在彼劉毅損難之議唐官善最之目周人荒政之數管氏版法之經禮樂所損益者孰知刑罰世輕重於何代東漢而上塞河之術安從西魏以先為兵之制奚見酌古之利屬今之宜别白以言無悼患害臺策考入第四等詔以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　五年八月初三日命覲文殿學士高若訥王舉正端明殿學士楊察直史館專詢就秘閣考試制科若訥等上趙彥若論六首哲人惟刑賞以閘服息五官為上公舜明庶物治天下審所尚施孟梁年易學如何論　十五日帝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若制策曰蓋聞治古之
隆民風淳王道易心通誠孚而天下之理得是以六氣
順三光明祲厲屏釐祥臻羣靈豫安諸產茂嘉朕甚慕
焉後世寖薄智偽日滋為君者難習俗多弊故善氣罕
應而陰陽尠和朕承祖宗之休執天地之政深惟大器
至重大麓至繁寅威兢業罔敢暇豫所懼明有未燭道
有未昭天時舛宜民業重困故間嵗下詔舉達學絕才
之士以直言補闕子大夫懷業優博盛年為舉首期有
以荅揚精微闡論朕志夫王者之道有統有運有文有
質歷世之序或悠或促豈所遭之時不同抑所尚之術
有異者邪五帝夐遠弗可得詳三代緜永其規足術二

漢以降七制爲美暨鼎列南北光靈不競陵夷至于唐
室正觀開元之主接軫於二百年間大盜三發不絕如
綫五季之末極窮而復皇天眷我烈祖之丕命二聖繼
武重光協華肆朕繼承彌越三紀未嘗一喜怒以賤刑
賞一奮欲而耗財用一偏聽以咈諫諍一力役以奪民
務虛心至懷率蹈公路蓋欲大先猷而恢帝步也何則
比年以來星躔爽行蠻夷驟聳烈風迅雷閻咸驚暴河
流坤載頃常震溢蝨旱作沴風俗寖澆居位者或拱嘿
以養名懷道者或隱身而遯志人力尚屈王澤未流夙
宵浩然若涉淵水今欲遠鑒列古興壞之本近迹當世
得失之宜上求天端消復變眚下革時弊化行忠厚使

大臣亮而小臣力仁惠浹而泯細紓嗚呼何道而臻此
邪子大夫其詳之著之茂之明之副朕觀覽又王政之
急在知人在齊俗在務本在阜財經之以文物輔之以
武事而治具備矣然而碱砆類玉蕭稂亂穡能哲而惠
惟帝攸嘆侈縱犯上貧富正等流弊日久於變甚難四
人之生常屈於倚未之士九歲之蓄未逮於三登之年
伊欲任忠而判邪敦風而軌俗因財理以辦人物則九
偏七似或盧於大煩尚法制以正上下則六柄四位未
知其安執稽任地授田之職以限農畝可適于今乎設平
準均輸之令以御物貨果便于世乎仲舒之明情性賈
誼之言國體於道孰粹管氏之陳七法荀卿之條六術

論兵誰至商因夏禮所因者何文漢雜霸道所雜者何迹至於今世之務最切者何事前朝之政可循者何規既往之失孰者宜懲將然之虞奚者宜備子大夫其悉意極慮正辭以陳興自朕懷毋憫有司彥若策考不入等而罷

嘉祐二年六月十九日詔曰國家之所以為國者以有士也豈有挾其所取之路而輕其所付與哉士之所以為士者以有道藝行誼也豈可不自重愛而類於進取哉古先帝王之於士審於所求而裕於所用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審於其所求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裕於其所用也朕承祖宗之休思與天下之士偕之至治故設賢良而下凡九科其取之豈一路哉每

一詔下而應書者不過數十人中選者才一二豈有司課試之未精而或有遺逸邪抑士不自勵以自取棄邪此皆非朕之所以待天下士之意也自今太常博士而下充臺省閣職及提點刑獄以上差使選人不限有無考第幷草澤人並聽待制以上奏舉即不得自陳内草澤人並許本路轉運使採察文行保明奏舉如程文荒淺中選才行不如所舉並坐舉者有司務精考校以廣搜羅毋致遺逸其初中選所推恩命別加裁定厥後須視才行能否差次進用不得更援舊比無名超擢餘從舊制布告中外明諭朕指先是以制科得人數少詔兩制詳議及孫抃等上議乃降是詔

八月七日命三司使張方平龍圖閣直學士陳升之

知制誥吳奎直祕閣王疇就祕閣考試制舉科方平等上王彰夏噩論各六首設卦以盡情偽德者性之端作稽中德君子知微知顯周寔助法兩漢儒林治經孰深論十九日帝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祕書丞王彰材識兼茂明於體用明州觀察推官夏噩制策曰朕纘祖宗之洪業撫區夏之重器臨政思治于茲三紀何嘗不中夕惕厲昧旦丕顯延訪茂士詢求讜言冀臻治平以垂久大子大夫褒然充賦咸造在庭得不欲攄發智蘊開沃朕心邪方今庶務小康至化猶鬱兵戎雖戢餽餉頗勞學校雖興禮讓殊鮮官冗而浮食者衆民瘦而失職者多陰陽爽和眚沴間作經瀆弛於常道淫雨溢於舊防賦調尚繁昏墊靡息豈朕明

有未燭德有未孚致咎之來在予為懼自昔繼體守文之君承前聖之烈籍累世之資致圖空之隆騰頌聲之美惟建武中興極修文德正觀特起驟致太平豈天時之協符將人事之昏濟功業遲疾奚其不同側席求懷望古盈愧夫聖王之制世也必本仁義之統帥道德之說飾以儒雅頒其教令尋孝宣之治尚於刑名迹顯宗之政本於理法當二后之際信賞必罰刑清國富鳳凰屢下於郡國神雀叱集於京師致茲美祥繄何然哉今公卿大夫與朕總萬畧美風俗而吏治未甚淳民德未甚厚豪右踰制姦猾冒禁以至守宰之任循良罕聞厨傳侈於使客繇役迫於下貧始有愁嘆之聲未弭讟堙

之氣豈躬化之弗類而圖治之匪車歟昔晁錯舉於賢
良公孫對以文學深陳政道並先術數仲父治國之器
內史詔王之柄咸垂格訓當安設施至于春秋之稱一
元洪範之推九疇何行而正其本何施而建其極子大
夫習先聖之術熟當世之務識古今王事之體究天人
精祲之原思所以蕩鑱致祥革弊興利受冊應問咸以
正對毋諱有司稱朕詳延之指焉噩策考入第四等彰
不入等詔噩為光祿寺丞噩既磨勘自當改著作佐郎
又對策第四等宰相富弼以親嫌而裁之　三年閏十
月十二日詔自今制科入三等進士第一人及第並除
大理事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廳公事或知縣代還陞

張字疑誤

通判再任滿與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進士第二等第三等人並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送審官院制科入四等次進士第四第五人並除試御知縣任滿送流內銓與兩使職官鏁廳人比類取旨　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命翰林學士吳奎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起居舍人知諫院范師道就秘閣考試制科奎等上陳舜俞錢藻汪輔之論各六首（萃致考饗魚麗廢則法度訣漢制因時之宜臯陶叙九德君子所養徐有功比干張論）八月十三日帝御崇政殿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宣州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制策曰朕承先聖大業守天下重器兢兢萬務旰而後食進見公卿師尹

與圖試事復延方正茂異之材以咨治道思欲躋時於仁壽昭前之光明三紀于茲策問者八矣子大夫褒然來思造庭待對必有奇論進當虛侍夫天地之道帝王之功豈非久而成哉今朕志治而未洽躬化而未孚飾禮而教未馴制樂而功未章法用中典而刑辟未措賦從薄斂而頌聲未作山澤畢入而倉府未充邊塞既寧而轉餉未息災害或作盜賊間興必世而後仁將非妄歟重以承五代之交喪歷百年之全盛官制殊駮吏員大濫文昌之職不還於中臺京師之官猶莅於外任必也正名重於改作伊欲用夏之忠營救時弊可條其施設參漢之制斥去霸道試陳其用舍省方之禮屢將受

郡國之計以勸其風俗何以使人知耻格而俗識廉讓底績之法弛將書內外之考以課文武何以使吏稱其職而官宿其業北方厚戍欲收三品之吏以贍屯衛得無有加賦之譏乎南徼屢警欲按五管之略以經蠻夷得無有留兵之費乎書法不隱春秋所諱有四議事以制甫刑其罰且千申韓之原道家理將安在遷固之贊循吏義有不同災害消復之原水旱變正之術洪範之彝六沴皇極之斂五福馴致之宜必有其要子大夫講於上古之學通於經世之務蘊蓄有素詳定在茲悉心以陳輔朕不逮舜俞等制策並考入第四等詔舜俞為秘書省著作佐郎藻為秘書省校書郎無為軍判官輔

之雖同入等而言者以無士行而罷之　六年八月十七日命翰林學士吳奎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權史中丞王疇知制誥王安石就秘閣考試制科奎等上王介蘇軾蘇轍論各六首（王者不治夷狄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既醉備萬福論　形勢不如德論）二十五日帝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著作佐郎王介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河南府澠池縣主簿蘇轍制策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成鬱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

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廉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
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
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寛濫吏不知
懼纍繁者衆愁嘆者多仍歳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
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愞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
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
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
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代鼓救變其合于經乎方
盛夏之時論因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
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内或
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

採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畜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軾策入第三等介入第四等轍入第四次等詔軾為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府判官公事介為祕書

丞知通州靜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官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故事制
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
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己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
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啟云誤占久虛之等八年六月十七日英宗即位
未改元詔令歲應制科舉人趙禹等十七人權罷將來科
場使赴祕閣就試 英宗治平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命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直史館邵亢直集賢院韓維祕閣
校理錢藻就祕閣考試制科光等上范百祿李清臣論
各六首一為君德禮以本民性五經簡易道體君德盡變五古從其多羊陸非純臣論九月十
二日帝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祕書省著
作佐郎范百祿晉州和州縣令李清臣制策曰自昔欲

治之主曷嘗不進圖賢材以共論天下之務哉終之名發事施以傳休于無窮朕甚慕之近代設策士之科而失取人之實所問或非要而所言未必所合至使遷忠憤之極論角靡曼之虛文情辭事違上下相失曾何大道之補焉朕享國之日淺永惟任大而守重欲聞讜直之言以鑒不逮而未始云獲子大夫褎然應書其考於往古而不逆質諸當今而易行為朕端思而茂明之夫天人之際災祥各緣類而至也故至治之時必有休符發為星辰雨露草木鳥蟲之祥皇極之不建乃六沴並作害于民而君人者儻不思復天變則遂至誖繆而不可扶持此皆前世已然之效也朕即位以來非不歌鍾

狗馬之虞與夫家女寵爵賞賜之過也迺二月乙巳大風晝見四月丁未白氣起西方丁丑太白晝見經天八月庚寅大雨霾京師半年之間鉅異四發豈朕不恭不忱不決不違之致與是以夙夜顧省厥愆之靡寧也矧令吏治之未醇民風之未厚官濫而濫入之原未塞兵衆而選用之法未精工作淫巧於都中豪右借侈於公上田野雖加闢而農有飢寒之患闤市雖弛禁而商無貫貨之通豈不欲人蹈名節而廉恥常不立豈不欲人遠刑罰而抵冒常不止將以六政八疵察迹夫忠邪之端則悍不能以情見以七教三法化陶乎善惡之類則患不能以家撫來遠臨人節禮昌為異同之論生利事

神保民豈無後先之旨設欽于鄉以歲行之使知有恭老悌長之節古獨以為宜乎欽穀于社以時發之使知捄貧恤荒之政今獨以為難乎宋景一言而勝妖青朕下罪己之詔甚祇懼也而未有轉禍之感漢宣終世以核名實朕發責吏之書甚丁寧也而未有飭職之應昔仲舒之推災異專治春秋之學劉蕡之對鬬失深陳社稷之計遠鑒百王興壞之所繇近慕四聖功業之所就何道而適世變何修而當天心子大夫其思銷異致祥捄弊起治之術熟之復之毋枉執事以稱朕詳延之意焉百祿等策並考入第四等詔百祿為秘書丞清臣為秘書郎以上國朝會要宋史選舉志治平三年命宰執政舉館職各五人先是英宗謂中書曰水潦為

災言事者云各在不能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徒往時人館有三路令塞其二矣也士高科一路也大廷存衆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進士五年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不十年有至輔相者令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往時大臣薦舉帥君試令以令上簿候缺人乃試是存舉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丰是年營老病之人此臣所謂存衆路陝也帝納之故有是命辟琦曾公亮趙蔡等衆蔡廷慶以下凡二十人皆令君試宰臣以人多難之帝日既委公公等衆之苟賢豈患多也先君試蔡慶等十人徐須後時

神宗熙寧二年十二月九日詔令後科場制科入第三等進士第一人及第者第一任回更不與陞通判差遣不及不試充館職並令審官院依例與差遣餘依嘉祐二年詔書　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直舍人院呂大防集賢校理孫沐李清臣就祕閣考試制科光等上呂陶錢勰孔文仲張繪論各六

求

讜（下疑有脫誤）

首（先王上札祿郊祖宗不報如何天則不失時治道在知邪正凡家首殷肱之材王猶不好鄭學論）九月二十四日上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太常博士呂陶殿中丞錢勰台州司户参軍孔文仲太廟齋郎張繪制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内則俊賢居位以熙于王職外則夷狄向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効祥荐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太守重艱于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己惟五

事得其常則庶政協其應朕享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欝災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至歟夙寐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講政務則日致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然蒸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憺明神武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孚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損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

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纔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法則宜叙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爲切於當世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事無以謂古人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文仲所對策考入第三等手詔殿試所初覆考詳定到調字號卷子定爲第三等詳觀其條對大抵尚流俗而後是非又

毀薄時政援正先王之經而輙失義理朝廷比設直言極諫之科以開廣聰明來天下賢智之士者豈非謂能以天下之情告上者謂之直言人君有汚德惡政而能忘其卑高之勢以道爭之謂之極諫者乎此人學識恐不足收録以慼天下之觀聽可别具進呈既而詔流内銓告示文仲發赴本任陶升一任堂除差遣繪堂除判司簿尉䎺不入等（文獻通考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熙寧間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黜之）　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命權御史中丞鄧綰直舍人院許將集賢校理劉攽館閣校勘黄履為考試制科　七年五月十四日中書門下言勘會策試制舉并以經術時務令進士已能辭賦所試事業即與制

科無異於時政闕失即諸色人自合許上封論其賢良方正等科自今欲乞並行停罷從之

先是中書條制所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自此出行之已久不須停廢上曰天下事可罷而未及如此者甚眾此恐未逢改革呂惠卿曰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一應此科或為終身為學之累朝是事事吏之則積小治可致大治不須吏有所待鑑而私闇考試所言應制科諫考古所試六論不識及字數皆不足準式不考蓋自秘闕試制科以來空陳未有如彥古者是嚴制科遂無中格者而制科亦自此罷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科其事遂廢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二日侍御史劉摯言乞貢舉進士添詩賦復置賢良茂材科新科明法添兼經大義及減人數詔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集議聞奏所有將來科場且依舊

法施行　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詔制科之設舊矣祖宗以神聖文武繼繼承承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儁百餘年間號稱得人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徠拔俗之才裨於治道蓋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必盡同同歸于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自今年為始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以學行俱優堪備策問者充仍畧具辭業繳進餘依舊制　七月四日詔自今制科入第二等并進士第一人及第並除承事郎僉書

節度或觀察判官廳公事或知縣代還升通判任滿與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除兩使推官代還改次等合入官第四等次除初等職官任滿除兩使推官有官人已類取旨　十二月二十三日礼部言今來初復制科其舉官遇科舉許收接投試人文字限省試前十月先奏姓名到闕及前一年十月奏舉並須於狀內明言以學行俱優堪備策問仍具辭業策論五十首繳進令欲依舊制試論六首御試策一道從之　三年正月十二日詔幕職州縣官雖未經考聽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九月八日御史中丞孫覺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彭汝礪祕書省正字張續考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覺等上謝悰論六首闕論題二十四日上御集英
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謝悰制策曰朕以沖眇奉
承先帝遺緒託于士民之上燭理不明涉道猶淺嘗下
不諱之詔詢于芻蕘親臨便殿策訪多士而未有顯器
拔出之材殊無俶儻之論以開朕之耳目也深惟賢良
方正之士曠歲不舉明詔執事薦其所知拂巾袪褐進
者十輩待問于庭子大夫一人而已朕甚嘉之其精乃
心以聽朕命蓋聞正己所以治人得人所以立政自朕
即位于茲四年夙夜兢兢罔敢逸豫臨朝默非礼不動
歌鍾狗馬子女玉帛之玩未嘗邇也朕之自治亦庶幾
寡過矣而風俗不加厚何也登延老成搜訪幽隱其未

得之側席以待其既得之委已以聽人望所在收拾無
遺朝廷之官殆無虛位朕之求人亦庶幾有得矣而政
事不加飭何也輕傜簡役責已施惠欲以裕民而百姓
之力未寬罷不急之務損無名之費欲以豐財而公私
之用益屈吏不勝其冗選部補授至三人共一官刑不
勝其煩歲報大辟至五十餘數二者祖宗以來所未嘗
有甚可駭也以至四方水旱之災連歲代有冬春嘗寒
之興京師爲甚河失故道迨今未復陰陽之沴既如彼
氐羌擾邊士不得息交趾邀地溪傜弄兵震以威則易
玩懷以利則無厭夷狄之患又如此豈朕施設悖繆失
其統歟抑任賢使能未得其理歟不然俗固不變變弊

固不可革歟何其為日久而見効遲也孔子曰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必世而後仁又曰三年有成今言其時則過之矣豈聖人之言有不必然者歟以堯之為言內則有丹朱外則有共兜其下則有讙象洪水泛濫百姓艱食禽獸逼人苗民為虐然則聖人之德亦有不可為者歟子大夫明天人分際通帝王制作凡今之不遠于古必知其原所以救之必有其術其為朕詳言之至於九德九驗以知人材九賦九式以制邦用清心省事果省官之本乎參辟刑書果救世之要乎自國朝至今河流遷徙幾歲而一決視漢孰為疎數以天下之大歲斷死罪率幾口而一人視漢孰為多寡生齒之數郡縣

六月應是六年

之地以今視古孰爲盛衰以至孔明之破羌戎諸葛之服夷衆威懷禽縱其術如何條次其名數指陳其得失使朕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直諒多聞之益非子大夫而誰哉悉意以陳毋悼後害朕將親覽焉所對策考入次等賜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　五年十月四日詔令次春應舉制科日限且依舊制限十月終　六月八日祕書省考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上王普司馬槱王當論各六首因民常而施教以蒙養正漢行先王之政大教在通人情人主權衡二劉學通南北試日及差官闕九月八日上御集英殿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左宣德郎新知瀘州合江縣事王普河中府司理參軍司馬槱眉州眉山縣布衣王當制策曰皇帝若曰

蓋聞昔堯舜誠身明德以化天下故族姓百官惇勵於
內庶邦黎民和應於外爰及海荒無知之俗罔不祗率
是以天地應之四時和平生物茂遂民無凶札刑措兵
寢用不犯于有司嗚呼曷其盛歟朕甚慕之朕以寡昧
獲承祖宗之休緒永惟天下之重治安之久不可以忽
思所以事天保民之道潔粢玉帛以奉郊廟尊有德誅
凶佞飭躬勵行敬修而力行之庶幾前王之効以圖稱
太母慈訓于今七年矣而未克有獲乃五月朔日有食
之陰陽不調水旱並作吾民飢墊父子流散朕甚懼焉
往數敕州縣崇施惠平力役務以厚農令田甚闢而民
食不足役甚省而民力不給寬刑罰多赦宥而歲斷獄

不衰于前損金帛棄土地厚之以德信而蠻羌猶侮邊不寧百吏簡惰考績無實風俗媮靡士節不勵朋黨蘊伏衆正猶豫嗚呼何志勤而功蠡若兹乎以視前王朕甚惡焉意修已之未誠歟將施之不得其要歟抑亦遇時令非古歟其猶可以庶幾乎昧旦而興輟食以思若涉大水未知攸濟故深詔中外博舉方正直言之士親訪于朝子大夫通於天人之要明乎事物之變皇帝王霸之異尚道德刑政之殊用既熟於胷中矣其爲朕究言其所以失得者具以經對周之極之明諭其方無得高言以爲夸誕無諱有司以悼後害若夫人道先五而不及民九經不同而行以豫至治之道極於賞罰天下

之將至於權術為國家者不可不先知必有精理可得聞乎漢魏而下其議考課中正之法衆矣與夫正論寬嚴之辦昌言損益之要有於今而可以捄失者各條陳之朕將親覽焉王普所對策初考第四等次覆考第四等詳定從覆考司馬㮚初考第五等覆考第四等次詳定從初考王當初考第五等覆考不入詳定從初考詔王普遷一官除僉判差遣司馬㮚特賜同進士出身堂除初等職官王當特堂除簿尉　七年五月十一日詔祕閣試制科論於九經兼經正史孟子楊子荀子國語并注內出題其正義內毋出　紹聖元年五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承旨曾布等奏看詳到應科人辭業三人

並優長五人並次優七人並平常詔次優已上人召試

八月十五日以御史中丞黃履中書舍人朱服左司

郎中劉定祕書丞李昭玘並赴祕閣考試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履等上張咸等論各六首（辨得萬國之歡心謹事成六德）

二十三日三省進呈祕書省考試到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科陳暘等四人內第二名趙天啟考中第四等上

曰天啟累上書言事狂妄豈可令就試初諫官翟思嘗

言天啟無行又嘗經尚書省訴元祐三年閣試考中第

五等合直赴殿試爲大臣沮抑極詆當日考官出題非

是又屢投匭獻書書奏不出有旨令鼓檢院不得收接

文字翌日上謂章惇曰趙天啟嘗上書極狂妄朕始欲

令羈管又思之不欲如此恐阻塞言路所以只令不收文字至是祕書省奏號名在選中特旨黜之會御史井亮采亦言其凶險上曰此衆論不與爾　九月八日上御集英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劒南西川節度推官華州州學教授張咸右通直郎吳儔布衣陳賜制策闕命權吏部尚書王震吏部侍郎楊畏中書舍人林希國子司業龔原右正言張商英祕書正字葉儔考定所對咸儔賜中第三等以咸爲宣德郎與僉判差遣儔升一任賜除初等職官並與堂除　十二日三省言試制科張咸吳儔陳賜三人第三等推恩上曰前日觀所試策亦與進士策何異先朝嘗罷此科何時復置章惇等對

曰先朝初御試進士策即罷制科元祐二年復置誠無所補初舉得謝悰次舉得王當司馬槱等開極疎謬上曰極不成文理李清臣對曰在漢亦不設科遇選獲異材或因材或因災異策問大事即臨時特召上曰今已復進士殿試策此科既無異進士策況進士策其文理有過於此者鄭雍對曰顧其人何如爾然自來多言時政闕失上曰今進士策亦可言時政闕失因詔罷制科以上續國朝會要

光堯皇帝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德音祖宗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不惟朝廷闕失得以上聞盖亦養成士氣近屢詔內外士庶等直言朝政闕失雖有不當並不加罪尚慮所聞未廣仰有司講求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科舊制條具取旨禮部講求到典故一舊制科場年春降詔九月赴試命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不拘有無出身仍以不曾犯贓私罪人充各具詞業繳進（詞業謂策論五十篇分為十卷隨舉狀繳進入舉詞）送兩省侍從參考分為三等文理優長為上等文理次優為中等文理平常為下等考試繳進次優以上召赴閤試看詳天聖七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六科召試首云皆考士節之無瑕采鄉評之共許嘉祐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而下九科亦令采察文行若不如所舉並坐舉者四年旌德縣尉汪輔之已試六論過閤及殿試亦考入第四等而言者以無

紹興令文
紹聖

士行罷之故蘇軾有云凡預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輙為廢人蓋國家自昔制科取人中選之後多至大用其攷察之嚴不得不爾今朝廷設科之所取固不在於文記問而已欲乞今後遇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並須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三人奏舉先攷其素行無愧於清議然後召試舉非其人者坐之欲將令來條具指揮並依舊制施行一閣試一場論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成差楷書祗應題目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子楊子管子文仲子正文及注疏內出內一篇暗數一篇明數如紹興元年

閤試舜得萬國之驩心論（出史記樂書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云云 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也此謂時數所引不盡為粗）

事成六德論（出毛詩皇皇者華箋注此謂明數）四通以上為合格仍分五等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論引上下文不全上下文有度數及事類謂之暗類所引不盡謂之粗）差翰林學士兩省官考試于秘閣御史臺官監試及差彌封謄錄官考訖以合格試卷繳奏御前拆號看詳舊制兼注疏內出題今來復科之初切恐疏義繁多士大夫鮮能通習欲乞除權罷疏義出題外餘並依舊制一殿試皇帝臨軒制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成自試卷用表紙五十張草紙五十張舊制宰相撰題（紹聖元年特命翰林學士林希撰題）依進士殿試有初考覆考詳定官赴試人

引見賜坐殿廊兩廂設重簾幃幕青褥紫綦差揩書祇應舊制差內侍賜茶藥仍謝恩對策先引出處然後言事第三等為上等四等為中等第五等為下第四第以上係制科人第五等進士出身不入等與簿尉差遣天聖七年故事入第三等比進士第一人授大理評事僉判或知縣一任滿與通判第四等比進士第二等第三人授兩使職官二任回磨勘改合入官第五等比進士第四第五人授令錄一任回兩使職官以上並為白身人有官人應中取旨比類推恩天聖八年景祐元年故事有官人入第四等以上並轉一官各陞推內外差遣看詳嘉祐二年詔書其初中選所推恩命別加裁定厥後須視才能否差次進用不得更援舊比無名超擢詔疏義出題及撰題官臨時取旨其將來考校中選推恩依天聖景祐年故事餘並依舊制并禮部看詳到事理施

行宋史選舉志初復館職試凡預詔者學士院試時務策一道天子親覽焉然是時校書多不試而正字或試或否

二年正月二日詔曰朕纘承基緒若涉淵水夕惕晨興焦勞顧治永惟萬事之統慮失厥中納諫求言思補闕失尚懼圖回康功未之獲也乃復考西漢元光之詔憲本朝制舉之文爰命攸司講明其舊益廣求賢之道庶幾方正博洽之士英偉拔俗之才進繇此塗敷陳讜言有補當世之務以輔予治豈特修故事崇虛文而已也祖宗以來百餘年間嘗以此科獲致豪俊有顯聞於天下矣朕方求才以濟艱難之運尚期得人遠追前烈庶亦無愧於斯焉今後科場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

制各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以學問俱優堪備策問者充仍具本人詞業繳進以問宋史選舉志紹興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遵舊制自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人凡應詔者先具所著策論五十篇繳進兩省侍從參考之分為三等次優以上召赴秘閣試論六首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楊管子文中子內出題學士兩省官考校御史監之四通以上為合格仍分五等入四等以上者天子親策之第三等為上恩數視廷試第一人第四等為中視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為下視廷試第四人賜進士出身不入等者與簿尉差遣已仕者則進官與陞擢四年三月十一日詔曰漢策賢良博究天人之學唐分科目廣收卿相之才爰及本朝亦循前軌咸平立制繼傳而至仁宗天聖臨軒一舉而得富弼肆英髦之輩出考名迹以相望迨今論世之隆最號取人之盛頃予纂紹屢此艱難思貽則之永圖悼設

科之久廢間當下詔俾復舊章迄兹三歲之期靡覩一人之舉豈朕躬涼薄無能徠天下之賢將俗學湮淪未克振斯文之敝屬當秋試申命春官徧咨侍從之臣别進多聞之士采鄉評而無玷必先行誼之修訪時務而可稽斯取藝文之富觀其素業待以規程庶因選擇之公獲覩治安之策惟爾羣雋體予至懷　七年二月九日詔曰朕以寡昧御艱難之統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思聞讜言以輔不逮迺稽舊章設賢良方正之科而歷載滋兹未有應令豈朕菲德不足以來四方之賢歟抑拔揚之道有未至也朕既遭家不造煢煢在疚而天戒朕躬大陽有異氛氣四合朕甚懼焉中外侍從之臣其遵

前後詔旨各舉直言極諫之士一人朕將詳延于廷訪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呂祉舉選人胡詮汪藻舉布衣劉度上即日除銓樞密院編修官而度不果召

十年三月二十三日詔曰朕遭世艱難臨朝願治思得一時俊傑博古通今質直忠讜之士講求治道以成當世之務乃遠稽漢唐之遺文近循祖宗之舊制屢下詔書開賢良方正之科將加詳延冀聞至言以輔不逮十年于茲未有稱薦以名來上者豈訪求之道有未至邪何為久之而未有聞也侍從之臣其思為朕益廣搜擇以副側席之求庶幾得人追配前古以共濟於斯時宜體至懷欽承毋忽　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詔曰朕以

寡昧奉承聖業夙興夜寐罔敢自暇自逸思得海內方聞之士咸造于庭冀獲嘉言以助不逮歷載于茲而賢書缺焉夫古之人不借才於異代而十室之邑豈無忠信之士乎公卿侍從其為朕博選賢良遣詣公車朕將虛心以聽待以不次庶幾異才輩出如我祖宗之時顧不美歟

十七年四月二日詔曰國家踵漢唐舊制賢良之科蓋以待天下非常之士也暨朕纂承亟議斯舉屢詔中外博加搜訪而歷年于茲曾未有卓然為舉首者夫何世無材豈今宇宙不復見古之人摩抑招延未備欝而不得通也公卿侍從其為朕各舉所知俾咸造于朝朕將臨軒親試諏以治道亦庶蒙得賢之福顧不

聖字疑衍

休哉　二十年五月四日詔曰朕以寡昧承聖奉宗廟戰戰兢兢若涉淵氷永惟四方之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冀獲讜言以輔不逮詔書數下越二十年于茲未有應者豈朕所以求之之道未至而方正博洽之君子壅於上聞與抑教之不明弗能振起之與朕甚悪焉侍從之臣朕所親礼也天聖嘉祐詔書具在其參酌成憲博問旁招使獲天下方聞之士以薦于朝朕將發策察問極優崇之遇以屬賢才焉　二十三年五月一日詔曰昔漢命公卿薦延特起之士唐設科目待遇非常之才言備究於天人道或侔於伊呂曁皇朝之稽古建制舉以興賢萃人物於一時軼治功於二代朕紹休謨烈

注意方聞頒詔札以屢求聞公車而未集茲當大比申
飭通臣舉爾所知擇四方之豪雋輔朕不逮應三道之
詔詢庶數納於讜言以章明於洪業其承敎諭來副虛
懷　二十六年四月三日詔曰朕以菲躬託于士民之
上宵旰圖治罔敢康寧仰惟祖宗設科目以待非常之
材所得名臣前後相望肆朕纂承遵用成憲冀聞讜議
登濟丕平然詔書屢下而未有應者豈國家招延之禮
有所未盡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海內多士而無
其人也抑奉吾詔者不虔不能悉心詢訪而賢良方正
之士或壅於上聞歟方今恢張庶政廣開言路適茲大
比之歲公卿侍從宜體朕意各舉所知俾造于庭朕將

世字疑已字

虛懷訪以治道庶幾得人之効無愧于古顧不休哉
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詔曰昔漢設賢科欲聞大道之
要唐開制舉以待非常之才迨及本朝參用前憲故所
得多天下豪傑之士而所言皆國家治亂之端其在當
時豈云小補朕自紹履休運旁招儁能圖治功者逾三
十年猶懼有闕下郡國者也八九詔未見其人屬當大
比之期敢廢詳延之舉凡茲通列各爲明揚俾裒然而
造庭將諏爾以當務必有崇論竑議可行於今庶幾博
問遐覽無愧於古　三十二年三月詔曰朕屈羣策以
康濟闢數路以詳延參稽歷代賢良之科冀得天下方
聞之士顧歲月之寖久亦詔旨之屢頒曾無卓爾之才

來副褒然之舉豈器業之茂有慚於古抑招徠之道未備於今惟予侍從之臣宜廣搜揚之術使異人輩出無愧漢唐之時庶治具畢張盡復祖宗之盛其體予意毋怠欽承以上中興會要

壽皇聖帝乾道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詔曰朕祗迪先猷參稽古制設賢科而取士自漢已然繇制舉而得人我宋為盛豪英輩出名迹相望竑議著乎當時豐功顯於來世凡信史之所載視歷代而有光肆纂紹於丕基期奉遵於成憲思得天下方聞之彥咸使在庭極國國家治亂之原以輔不逮屬當大比中飭通聯選于衆以明揚舉所知而程奏庶聞論有補治功咨爾攸司體予至意令歲科場其令尚書兩省諫議大夫

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一人仍具詞業繳進以聞

文獻通考苗昌言奏國初嘗立三科景德增而為六仁宗皇帝時李景請依景德故事親策賢良秘閣六論專取六經及問時務其史傳注疏乞不條問帝亦以為問隱與觀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亂有補關政又詔以景德六科定為制科之目俾少卿監以上奏舉內外京朝官增置書判拔萃科高蹈邱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總為十科並許布衣應詔於是何詠富弼余靖尹洙蘇紳張方平江休復張伯玉輩出焉其立法寬故得士廣也自紹興復科三歲下一詔垂四十年未聞有一介魁磊豪傑之士出應制書豈盛治之世無其人耶蓋責之至備而應之者難求之不廣而來者有隔爾臣請參稽前制間歲下詔權於正文出題其辨書注疏不得以為問目追復天聖十科開廣薦揚之路振起多士積年委靡之氣太平之治不難立也上詔禮部集館職學官議之皆曰注疏誠可罷科目不必廣天下之士屏處山林滯迹遐遠侍從之臣豈能盡知伏見國初制科止令監司守臣解送乾德中以無人應制許直詣閣門請應若依乾德故事恐起僥倖請如國初之制詔可

二年六月七日臣僚言自建

自南渡以來每三歲大比聖詔丁寧命以制科薦士如承平之舊陛下纂承鴻烈遵而勿失歷載亦已久矣猶未聞有一人應書者竊意責之至備而應之者難求之不廣而來者有隔故爾欲望參稽前制間歲下詔權於經史諸子正文出題其僻書注疏不得以為問目追復天聖十科開廣薦揚之路詔禮部集館職學官同議以聞禮部侍郎周執羔等參議切見國初制科上令諸州及監司解送乾德二年又以無人應制下詔許直詣閤門請應令若舉乾德自請之詔則將敵狂妄使倖之心或恐浸成頗濫不若做國初之制少加酬酌許用侍從薦舉或守臣監司解送及權罷注疏出題其餘悉依舊制庶幾真才實學不致遐遺而有以副今日搜揚之意從之

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詔曰蓋聞自漢以來衆建科目網羅天下之士而賢良文學實為之首本朝襲其制

增重選元臣碩輔繇此塗進十五六焉太上皇思得其人屢下明詔於四方朕率而行之曾未聞褎然為時而出者嘗與議臣深求其故以為學有原本則不貴太泛故畧注疏之命題身在幽隱則無繇自達故許監司守臣之勸駕抱負器業者庶幾不壅於上聞矣適茲大比肆命執事博問旁招有能應朕所將延納而尊顯之令歲科場其令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仍許監司守臣解送具詞業繳進以聞布告中外體朕意焉五年三月六日詔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眉州布衣李垕詞業令繳進用翰林學士汪應辰之薦也十二月二十五日禮部言

李垕詞業已經御覽詔特令來年三月依格召試中書臣僚言李垕詞業未曾參考而又止一名召試恐非典故詔兩省侍從官參考聞奏其後戶部尚書曾懷等參考援證既詳遣詞亦贍欲為次優詔中書召試七年四月四日詔曰蓋聞制科取人盛於兩漢然或陰陽靡調或以方內靡安乃勅郡國舉而行之本朝則不然無事而勤求有為而獲用上下交應為後世法肆朕紹服于今十年詔書數下懃懃懇懇間復畧傳註寬舉薦幾以招徠脩潔博習之士輔朕不逮屬者有司嘗以一二應書既命待詔公車矣歲當大比其博求之夫寤寐忠言寧厭虛多士抱負器業或患虛無時朕之誠意子大夫其著聞矣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不在此時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

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繳進以聞初宰臣奏降詔上曰數十年未有此選者虞允文等曰昨李垕已得旨召試或有與其父燾不相樂聲言欲沮之垕以此乞隨待之任得旨已許其請上曰今可以召試矣允文又言昨紹興指揮春降詔九月上召試上因令其九月試中九月二十七日命翰林學士王曮起居舍人李彥穎就中書後省考試參詳制科曮等上李垕論六首明主有必治之道場法三聖人者天地之心律歷更相治三家言經得失楊雄張衡氣優論十月二十七日禮部言檢照祖宗故事策試賢良方正即無唱名之例今欲候初覆考詳所考定等第繳奏再付朝廷取旨推恩從之　二十八日御藥院言已降旨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李垕令赴殿試契勘御試舉人唱名畢其正

奏名進士第一甲策文並寫作冊進御幷進德壽宮及焚進諸陵令李垕策文伏乞指揮詔依例修寫　二十九日權禮部侍郎周必大言初復制舉事體至重欲斟酌是日駕坐文臣常參官以上考試六論官貼職祕書省官並常起居訖依舊就殿門外祗候宣召即入從之

十一月四日上御集英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李垕制策曰朕承太上之詒謀紹祖宗之丕緒宵衣旰食十年于茲矣日與一二大臣圖回治道興起治功庶幾無負付託之重然躬節儉以先天下而侈靡之俗尚衆持公正以杜羣枉而阿私之習未革富國在所先也理財或未盡其術強兵亦所急也軍政或尚多宿弊

非不遴選守令而未聞撫民有方盡如古循吏非不廣求將帥而未見智勇兼備盡如古名將田野雖闢倉廩尚虛法令雖明犯法多有夏秋以來雨不時若江湖數郡民多乏食救荒之政何施而可使無流離失業之患國家經費多資煮海之利比緣江湖歲事不登而推貨所入頓減常歲懋遷之術何為而可使商賈通行以足軍士之須論役法之未善者非一日其法孰為最善言楮幣之為弊者非一端其弊何以拯救是數者皆今日之急務朕所樂聞也今子大夫褎然而起副朕久虛之選朕甚嘉之其盡心悉意以陳毋忽㕓策考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　五日禮部言策試賢良方正即無唱名

之例若照倣逐舉進士皇帝御殿推恩足以彰崇儒求言之盛從之先一日上謂輔臣策試制科既已臨軒推恩事體尤重雖不唱亦須引見受賜至是遂從其請七日詔今月八日御殿賢良方正推恩依逐次舉人唱名例殿內賜應奉官等茶酒以上乾道會要

續宋會要　制科

淳熙元年四月十日詔曰朕惟制科之設所以待非常之才也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士十有五人崇論谹議在方策慶曆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轢商周嗚呼何其盛也肆朕纂紹洪業側席茂異深詔執事搜聘來上冀聞切直輔朕之不逮十有三年于今應書者蓋鮮豈朕詳延之禮未至歟抑人材之多寡自有時歟不然何望吾仁祖之盛而莫及也夫士之韞藏器能考槃巖穴者固恥於自獻非吾公卿明揚而歷選之則奚繇進詔下其各以所知對朕將親策于庭收得人之效焉令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

士侍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　二年閏九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王淮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周必大舉眉山布衣李塾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三年五月六日台州守臣趙汝愚舉宣教郎姜凱信州守臣唐仲友舉迪功郎鄭建德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詔以其詞業令兩省侍從官參考聞奏周必大李燾為有妨嫌與免參考　九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趙粹中舉亳州布人馬萬頃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詔粹中繳進詞業　四年三月八日吏部尚書韓元吉等言舊制賢良詞業繳進送兩省侍從參考分為三等文理優長為

為上等次優為中等平凡為下等考訖繳奏次優以上
召赴閤職臣等衆參考得李塾姜凱鄭建德馬萬頃詞
業為次優詔並令中書召試　七月八日中書後省言
昨來詔試止係李垕一名宣差制舉考試官一員參詳
官一員今召試四人稍多欲於參詳官內增差一員比
附省試差知等舉官例臨期特降御筆點差仍差封彌
謄錄對讀監門官各一員其巡鋪官於入內內侍省差
引試前一日宣押入院詔試所止就後省餘並依　二
十四日中書後省言本院官吏將來引試賢良方正緣
就試員數增多欲乞以十日閤院於引試前二日鎖院
引試開院通限六日　八月十九日詔以二十五日引試

詔鎖院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李塾姜凱鄭建德馬萬頃
命中書舍人錢良臣為制舉考試官太常少卿兼崇正
殿說書齊慶胄左司諫蕭燧兼為參詳官宗正寺主簿
胡南逢為監封彌官大理寺主簿陳資深為監謄錄官
武學諭王蘭為對讀官論六首一曰因者君之綱二曰
易數家之傳孰優三曰前世歷法多差四曰十二節備
如何五曰王學本賈氏六曰動靜繁寡如何二十六日
詔制舉六論已權罷注疏出題可以五題通為合格先
是監察御史潘緯言制舉以待非常之才漢唐素重茲
選聖朝尤號得人如富弼張方平蘇軾與其弟轍皆由
此科進既號大科欲孚衆望必鄉評共許士行無瑕無

恍斯名始可應此舉陛下崇尚科目奬拔人才舊制命
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
人令許用侍從薦舉或守臣監司解送舊制試論於經
史諸子正文及注疏内出題令已權罷注疏皆所以誘
其来也竊謂應是選者一繳進詞業二試六論三對制
策所謂繳進策論共五十篇類多蹈襲著述之文策限
三千字以上雖曰無所不問以攷博通之識亦豈無平
日備對之語唯是六論於注疏命題人以為難况此一
場謂之過閣乞尤當加意令引試有日若據令再於注
疏出題亦已何及如依舊制以四通以上為合格則與
應進士舉一場試經義五篇者何異臣愚欲六題皆通

方為合格之遠則其得之也榮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十日詔曰朕為乾德興邦咸平熙載天聖御圖之始紹興復古之初皆設制科博詢讜論粤于涼德欣慕前規茲當貢舉之秋仍下方聞之詔翹翹其楚冀賢雋之無遺謇謇而昌抑家邦之有賴咨爾閣臺之彦暨夫嶽牧之官或薦進於中朝或搜揚於外服俾攄所藴陳古今致治之原將策于廷振臣庶敢言之氣毋借才于異代庶復德於我家布告多方明知朕意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　八月二十七日中書舍人兼侍講錢

良臣等言準敕考試制舉試卷四號臣等依準近降指
揮以五題通為合格今考到試卷內多有不知題目出
處又引用上下文不盡止有僅及二通者詔並賜束帛
五年八月三日臣僚言國家設制舉必先試以六論雖
注疏悉皆命題以觀其博洽今乃去注疏命題謂宜復
其舊有詔令禮部監學官看詳既而條具欲從所請并
檢照祖宗朝自天聖八年試富弼等至元祐六年試王
普等閣試六論並出經題一篇或兩篇方雜以子史注
疏令六論欲依故事出經題作第一篇然後雜出九經
語孟內注疏或子史正文題目從之　七年三月十日
詔曰蓋聞求賢能尚忠直此二帝三王所由昌也朕承

太上慈訓託於王公之上常懼不逮亡以紹休聖緒夙夜興念宣招四方之士而官使之永惟通儒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朕所嘉尚乃即位以來詔書三歲一下而應是選者未能盡當朕意豈詢求之未廣而考擇之法或嚴耶將朕誠意未孚而真賢實能莫為時出也且望之重則責之宜備待之異則取之宜精中外侍臣若部使者郡守國家所賴以廣聰明美治化將何以助朕闕四門來衆善哉其各悉心搜選俊異以名來上名儒茂才有能稱吾詔者當崇顯焉令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

聞

十年三月十日詔曰朕惟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睟舉直言漢唐之君所以稽參政事咨訪闕遺達民心而通治道洪惟祖宗率繇斯義朕祗若前憲詔書比下充賦蓋闕昔漢策晁錯董仲舒對者以百數唐舉美公輔籌所取二十五人國朝異人輩出視古為盛今朕思政求賢歷載彌長效未云獲其故安在豈德薄道寡化不下究賢人君子鬱於上聞旰昃銷志思以廣宣厥道宜遵近制特俾詳延歷狀茂才以鑒不逮成朕虛己勤求之意令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　十一年

六月五日詔曰朕紹履尊明宣招畯茂思得方聞之益講求治理之原越暨累年尤屢虛已雖賢書大比之歲每務於詳延然制舉非常之才難循於定次肆敷明旨中命通臣蓋急聞切直之言將令受策而察問宜廣選修潔之士庶幾崇化而厲賢俾悉究於昌辭曾靡拘於前制洽時群彥體我至懷令後遇有應詔之人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不拘科舉年分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各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進以聞以宰執進呈秘書省校書郎奚商衡奏制科取士勿拘三年之制上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故有是詔　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起居

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直學士院李巘言漢自文帝以來始有賢良之舉不過求其讜言以裨闕政未聞責以記誦之學也後世崇其科目遴其選取乃始窮以所未知彊以所不能要之舉才之意惟端正修潔是務而區區記誦之末則非所先也迩年以來固嘗舉試數人止用經子諸史正文爲題皆以記問不精旋即罷遣議爲疎矣後乃兼用注疏試者愈難夫前者未用注疏而不能試今復增之而欲其應詔宜乎累年于此而有未有其人仰惟陛下收攬英才朝咨夕訪惟恐有闕去歲嘗下明詔特舉賢良不以三歲爲限甚大恵也然士猶未有以應舉聞者良以注疏默記之難而已然臣以爲

國家取人之實要不盡在於此使其才行學識如晁董之倫雖注疏未能盡記於治道何損哉乞特加參酌令依舊降指揮免用注疏出題則士之應詔者不無其人而可得端慤有用之才庶幾上副陛下側席求賢虛懷求諫之意從之　十月八日宰執進呈池州守臣陳良祐奏福州布衣（莊）治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上曰向來李垕文字頗冗雜鄭建德却善作文今安在王淮等奏曰嘗為删定官不祿上曰卿等看莊治文字如何淮等奏文字亦有源流但不知記問無（如何）一人恐不可試上曰不必拘此可令後省看詳聞奏既而給事中葛邲看詳治議論文詞詳而有據堪應召試詔令中書召試

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中書後省言今來召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莊治滕宬係是二人即與昨李垕一名事體不同乞依淳熙四年引試過李塾等前後申請已得指揮從之五月二十五日詔以六月八日引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莊治滕宬命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顏師魯為制科考試官秘書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太子左諭德沈揆侍御史陳賈並為參詳官司農寺丞陳杞為監門官太常博士黄黼為封彌官宗正寺丞宋之瑞為監謄録官軍器監主簿王厚之為對讀官論六首一曰身者治之本二曰聖人通天地之心三曰五星為經緯四曰歷術本於易五曰六德以民為紀六曰參彭為異之功孰大六月十三日朝散大夫權尚書吏部

侍郎兼國子監祭酒充制舉考試官顏師魯等言今列考
校到莊治滕宬試卷二號各有二題不通係不知出處
外雖有四通而文理亦多平常不應充降指揮五題通
為合格之數詔既不合格可並賜束帛　十五年二月
十八日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羅點言竊見平江府
布衣滕宬學問淹該行義修潔詞章博贍明習世務昨
因守臣丘崈薦舉蒙朝廷召試六論內四題全通雖似
不逮近制報罷然較之近時應此科者記誦頗為精詳
宬自報罷之後杜門力學益務修飭臣輒再待保舉堪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乞賜召試其詞業昨守臣
丘崇繳進已經降付侍從考中次優詔令後舉召試

紹熙三年四月十五日詔曰蓋聞制科之設肇自漢世所以延特起之士致非常之功也皇朝稽古上文苑學茂異視前代尤盛一時鴻儒輩出翼成隆平之業朕甚慕之粤自踐祚以來率循彛憲祇奉慈訓所宜旁求博舉訪以大道而歷歲于茲薦進猶缺豈詔令未申莫宣指意招徠弗墮難於自獻之故歟哉惟萬務之統兢業持守未知攸濟講議剴切繫賢是賴儻使懷才抱道對而弗伸將何以興飭政化紹休前躅乎茲當大比爰示明旨俾造于庭咸攄讜言以正朕之不逮庶幾保邦屬俗同符帝王之治不其偉歟令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繳
進以聞　　開禧元年五月十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劉德秀權禮部侍郎李壁言臣等於今年正月內
舉永康軍布衣何致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許
令繳進詞業令何致繕寫詞業一十冊乞令有司公共
看詳取旨詔令兩省侍從官參考聞奏既而臣僚竊以
名者實之賓名至而實不副是殆盜名以欺世者臣嘗
歷攷自古取士惟賢良方正一科世俗之所歆艷而士
心之所深重蓋非德義醇粹操行無玷不足以當賢良
之名非綱毅不撓直大無私不足以當方正之名繇漢
已來凡應是科鮮不為汗青所識者以本朝蘇文忠公

兄弟文章標準一世議論橫放四海終其身無一瑕可
指其初猶曰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初不敢以賢良
方正自居今有人焉持心浮薄而輕於立論媒身淺躁
而急於于進冒焉居之略無愧色清明之朝詎宜有此
欺世之佞哉謹按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致初不
知其為何如人但繳進詞業詳觀所撰二十五篇其間
歷詆伊尹而併及於湯凡五六百言謂湯有心自王而
摯說之以伐夏救民謂太甲不明既放又復之使一切
惟己之聽其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為天下閒陵犯之端
夫伊尹有商名臣孔子定書孟氏垂訓紀述稱贊照映
今古致本何人敢於詆誣庸非持心浮薄而輕於論立

者乎繳進詞業令兩省侍從參考其意蓋曰是非付之
公論咸以爲可是以國人皆曰賢之義致乃干懇權貴封
狀遍求薦名有爲臣言初不暇讀其文之爲如何繼而
三人被薦已欲先試竟爲給舍中省有浮競之語廟堂致不勝憤懣
呈劉輙肆怨言謂言多辭取憎疾必竄報罷乞寢已降
召試指揮者是而曰不要君臣不信也庸非媒身淺躁
急於干進者乎臣嘗恭覩高宗朝鄭厚作藝圃折衷詆
孟子有責仁義等語臣僚論列特降指揮不得與學官
試官差遣仍下所屬劈版所以杜訕上之萌也致之文學
遠不逮厚而詆毀伊尹殆與詆毀孟子同科又嘗恭覩
眞宗張師德兩及王旦之門旦曰師德狀元及第榮進

素定不應兩及吾門所以抑奔競之士也致將奮身大科富貴特其分內事何用汲汲扶貴有請師德謁時宰於己仕之後且猶以為貪進今而視致其將謂何夫持心浮薄而輕於立論媒身淺躁而急於干進有斯二者顧故曰賢良方正非愚則誣矣謂之盜名以欺世誰曰不然況夫議論厚薄出處靜躁關繫風俗誠為非輕乞將致罷歸促之退自循省進德修業習尚醇厚而涵養恬靜他日録用未晚也從之以上續宋會要